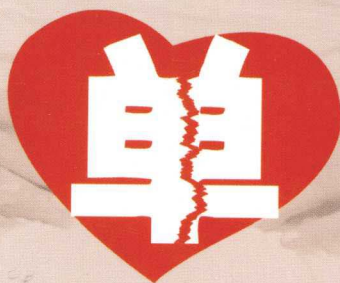


幸福是要自己去寻找的，
真正幸福的勇气吗？
单婚的你有寻找

准



婚

80后

刘伊◎著



逃离
放开

美丽的温榆河与潮白河河畔，闻名遐迩的艺术群落——宋庄里，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是艺术家，他们是一群**失婚者**。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已婚但却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他们在抉择却挣不开现实的枷锁。

一个两地分居的女人，两个离婚独居的女人，三番的选择和放弃，她们的前路究竟在哪里？

去感受，
不难。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准

单

婚

80后

伊◎著

藏书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准单婚 / 刘伊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17-3086-6

I. ①准… II. ①刘…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7503号

准单婚

作 者 / 刘 伊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 爽

装帧设计 / 畅岐书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8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9

字 数 / 281千字

版 次 /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2.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86-6

目录

目 录

第一章●三个女人的戏	1
第二章●药店里的尴尬事	12
第三章●爱已远 情还在	24
第四章●房产证是老公前女友的名字	41
第五章●婚内独身	54
第六章●爱情的价格	68
第七章●爱情套	81
第八章●留守女人	95
第九章●其实我们都会煮面	109
第十章●柏拉图	120
第十一章●比如男人	135
第十二章●旧情难忘	150
第十三章●逼婚计划	163
第十四章●爱情需要霸道	175

目录

第十五章●放荡不羁的画家	192
第十六章●生命的脆弱	205
第十七章●和初恋过生日遭遇前男友	224
第十八章●纠缠	239
第十九章●她动了别人的男人	253
第二十章●不见黄河心不死	264
第二十一章●生活没有意外	280
第二十二章●逼婚	294

第一章 ● 三个女人的戏

1

那天下午，三个女人一起去看泰国人妖表演。整个现场让观众尖叫不已。三个女人也是置身其中，就算是戏演完出场了，手里的荧光棒和那专门用来鼓掌的塑料小手依然在莉娜的手里呱嗒呱嗒地拍着。

她们决定，晚上去绿野酒吧继续挥霍。

“你说那女的真是人妖吗？我看不像，没准就是原装女人。最开始听她说话还没有内地口音，估计那阵儿她还装着，等节目演得多了，可能自己都忘了最初应该表演的身份了。我看她和我们大陆人说话没啥区别。还好意思说是来自泰国。”汪莹莹说。

“这还真说不好。她自己明明是人，还偏说自己是妖，我们也拿她没办法。不过，她个子可真高，一米九还多，借我十厘米也成啊。”汝小曼禁不住感慨。

“什么，借十厘米？借了十厘米好和你的一米八五约会去？”张莉娜拍了一下汝小曼，把她吓了一跳。小曼禁不住心里怪张莉娜大嗓门，一点没有淑女的样子，还把她的事吵得路人皆知。

莉娜的粗枝大叶，总让小曼禁不住想着她的过去和将来。如果这女人再细腻些，她老公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她了？只是，谁也给不了她一个正确的答案。包括汝小曼自己，离了有三年多的时间了，如今还不是孤家寡人一个。

尽管冯伟业曾经说过会不考虑父母的感受选择和汝小曼在一起，可是他终究是在过了年还没回北京之前就告诉汝小曼一个坏消息：他选择了他的小学同学。他们同龄。他说他没办法，他得给父母一个交代。

汝小曼一直不解，一个小学同学，他怎么还能和她联系上呢？一个在京城混了几年了，一个在老家打着小工。就算他和她联系上了，又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和她好呢？他们分隔了这么多年，脾气秉性都十万八千里地不再相合。他们怎么就可以好上呢？

“那我呢？他原来把我放在哪里呢？”汝小曼和冯伟业好了有一年的光景。这说分就分了，让她心里难以接受。

那几天，汝小曼天天都在流眼泪。年的滋味，就是泪水的咸涩滋味。那些煎炒烹炸于汝小曼来说皆是难以下咽的食物。从春节开始，汝小曼一天只吃两餐，早餐对付一口，晚餐只吃水果和蔬菜，主食一口也不吃。先前少吃是因为没有食欲，后来却是刻意少吃，可这刻意绝对是有着积极向上的想法的。因为，她重新恋爱了。对象是一米八五的律师，他们认识有几年了，只是现在才真正谈起感情。

她也惊讶自己，冯伟业刚一离去，她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又和别人好上？也许自己太想有一个家了。

律师杨一士是汝小曼在法律法规群里认识的，已有几年光景了。平时偶尔打声招呼。杨一士是河南人，业余喜欢写作，如今在郑州某律师事务所供职。由于距离的原因，两个人相恋的最便捷工具就是通过电话和网络了。而汝小曼差不多每天都在网上隐身泡着。只要一登陆QQ，哗啦啦会闪出一大批群来。当然，有些被屏蔽了，多数时候她是隐身不说话的。

自她恋上以后，除了菁菁就是莉娜和莹莹知道。萌萌尽管还在北京，可她们如今很少联系。何况，萌萌的性取向还……她不支持，也要试着去理解。

而菁菁离她又远，她有事也就只能和莉娜、莹莹唠叨唠叨。可谓好事大家分享。她们把这个小组织称为三人帮，很多时间一块儿出去逛街一起做很多事情。如今，她的刻意少吃东西，让儿子明明格外心疼：“只吃苹果，人会贫血的。书上说的。”

晚上吃得少，夜里胃就会莫名其妙地跟她捣乱，人也就加倍地孤独起来。漫漫长夜，一张大双人床，她在上面任意扑腾。她发现，她如今格外适应双人床，翻过来掉过去怎么睡都行。她已经不允许自己的大床上再多一个人了，因为那样会显得有些拥挤。只有明明除外，明明选择周末睡在她的身边。孩子小，有的时候还会和她撒撒娇。有一天，明明说要吃旺仔小馒头，汝小曼心底笑话他，嘴上却说哪天妈给你买。单亲家庭的孩子，她想在各方面能多爱就多爱他一些。

眼下，汝小曼听张莉娜提到一米八五以后，跟少女恋爱被人窥到一样，脸不禁一红。刚才人妖还没出场的时候，电话就不停地响。场内人多，接听也不方便，本想挂断，谁想到挂断的同时按的却是接听键，她禁不住一声尖叫，话没来得及和对方说就下意识就把电话给挂了。

对方不知道她尖叫什么，很担心很固执地又再拨过来。电话继续响，汝小曼就有点不知所措，仿佛手心里的电话烫手一样。另两个女人就不怀好意地看她。把汝小曼看得脸红到了脖子上。好在场内灯光暗，她拿着电话就往场外跑。外面除了偶尔有路过的汽车鸣笛声以外，显得很静，把剧场里的喧闹隔在了墙内。

电话接通，对方急着问她叫什么，发生什么事了。汝小曼就告诉他说自己不小心接听了电话。对方说接通了就讲啊，怎么还给挂了，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吓得不得了。两个人不免在电话里又缠绵一会儿。男人在电话里说，丫头，我想你。汝小曼一颗心就在这一刻又醉了，如同刚刚喝过红酒，有些晕眩。

她其实一直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一个比自己还小的男人，为什么就喜欢叫自己丫头呢。她不想管，她只觉得很受用。自己的男人无论多大，她都想要在他面前做小女人。

如今，天还是那个天，太阳也是照常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偏张莉娜走在两个女人身边，忽然就对着西边的太阳发起呆来：“月亮升得这么高了？”

汝小曼笑得直擦眼泪：“快说，是谁让你发呆？你现在脑子里装的都是谁啊，如今痴到连太阳和月亮都分不清楚，真服了你。那明明是太阳，咋就成了月亮了呢。”

“可它真像是月亮。太阳哪有这么小，再说这个时间了，太阳不会还这么高啊。今天阴历多少？估计是十六了。不是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吗。这个绝对就是十六的月亮。以前我见过太阳没落山，月牙爬上天的日子。”莉娜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汪莹莹也忍不住抿着嘴笑：“莉娜真是过糊涂了，这本来就是太阳。”

莉娜表示不解。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

汝小曼因为接了杨一士的电话，那个甜蜜幸福劲，一时半会还过不去。

“申家奇今天不回来了，我和你们去酒吧疯。你们都去过酒吧，我还没去过呢。”莹莹坐进车里说。

“姐姐，我也只去过一次而已。”汝小曼扬了扬手里的塑料小手。

2

“今天周末，申家奇不回来，不然我也不能出来玩。他回来，就得给他做饭、洗衣服。”汪莹莹一边说一边喝了一小口啤酒，“真难喝，还是喝红酒吧，我从来没喝过啤酒。”

“大姐，红酒贼贵。我们今天就啤的吧。就这啤酒一瓶也好几十呢。”汝小曼压低声音对莹莹说，“莹莹，申家奇不回来？周末也这么忙吗？你得把他看紧了，嘿嘿。”

“老大，今天我请客，你还计较这个啊。我不喝啤的，味道太差了。这么苦，我真喝不好。他呀，我还真是不怕他出轨。我们家的小火车道上跑的

这辆车只拉我们娘俩，司机只许是他不许是别人。我们离得这么近，每周末又能回家，还怕他跑别人家去啊。再说了，我还可以随时查岗。”汪莹莹非常自信。

“莹莹，不是我说你，啤酒咋了？啤酒就不是酒了？红的不行，红的那也叫酒？难道，你想喝白的？试试，这个你真能喝好。你多喝几口适应下这种味道就好了。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同学，就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菁菁，人家一次能喝七八两白酒，都不带醉的。要是让她喝啤的，你想啊，一个能喝七八两白酒的人，她还不得喝个一箱两箱的？你连啤的都嫌，还能喝啥酒啊！”汝小曼说完喝了一口啤酒。

汪莹莹摇了摇头，强迫自己又喝了一口。

汝小曼喝啤酒之前，拿着小巧的啤酒瓶和张莉娜碰了一下。平时大大咧咧，人没到声先到的张莉娜今夜格外安静起来。

“白酒和啤酒两股辣劲儿。白酒我还真喝过，可我就是闻不了啤酒的味，也真怪了。”汪莹莹接上说。

“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张莉娜来了一句。

“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汪莹莹笑话张莉娜。

“都差不多，反正都是青菜。我最近戒了荤，不吃肉了，我什么都能戒，唯独戒不了青菜。如今只吃青菜和豆制品。莹莹，你也买台豆浆机，我和小曼如今每天早晨都自己磨豆浆，做米糊。”

“申家奇不爱喝。女儿也不在家，她在家陪我一块儿喝还行。”

“晕倒，他不爱喝，他大男人不爱喝很正常。补充雌激素是女人的事。你还想把申家奇也补成女人啊。你是女人，女人要对自己好点，明白吗？”张莉娜的大嗓门引得邻桌男子望向这边。莹莹赶紧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莉娜。

“别碰我。碰我我也得告诉你，不要只为大男人活着，明白吗？活了这么多年，我算是明白了，要为自己活着。”莉娜又喝了一大口啤酒。

“你总说为自己活、为自己活，我差不多天天都能听到你这句话。你除了一大早给自己磨豆浆增加点雌激素外，你还哪里为自己活过？要我说啊，你不找爱人，也该有个情人吧？那个他呢？找到了也不给我和小曼介绍介

绍。好事也不能一个人独享吧。还藏起来，难道怕别人抢？”

“还没有，有了肯定告诉你们，我说的为自己活不是非要找个他。一个人一样活得精彩。”莉娜又喝了一大口，在喝之前，拿着瓶子向莹莹和小曼的瓶上撞去。

三个女人都有洁癖。不习惯用外面的杯子，何况绿野酒吧里的啤酒除了罐装的就是小瓶装的，小巧的瓶子握在女士手里，直接对着瓶子饮，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来酒吧就是喝酒的，谁不知道谁是酒鬼呢。就算是装，也得佯装成酒鬼的样子。

绿野酒吧坐落在美术馆东边，一进宋庄的大门口你要寻寻觅觅好一会儿才可以找得到它。甬指着一进宋庄大门就能看到它，它不招摇不显摆。它有些隐蔽，但绝对是正儿八经有真人秀演出的正规酒吧。

台上那几个人一边疯狂地弹着吉他、敲着架子鼓，一边歇斯底里地嘶哑了嗓子唱着。莹莹低头对她们说：“酒吧也没什么好玩的啊，可怎么有那么多人爱往这儿跑呢。”

“还不是到这里寻找气氛。呸。”莉娜用嘴巴示意莹莹看向角落。那一桌两男两女，早有一对在胶着地吻着了，很缠绵很投入，真正地旁若无人，仿佛这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莹莹和小曼看向那张桌子，眼光立刻被吸引了过去，却又不好意思多停留，硬是生生地把自己的双眼拽了回来，各自的心开始怦怦地跳着。

莉娜不停地喝着酒，两百多块钱一提十二瓶，让她一会儿工夫就喝去七八瓶。莹莹不喜欢啤酒，小曼不胜酒力，一瓶不到就有些晕眩。当服务生把红酒启开以后，莹莹端着高脚杯品了一口以后说：“这味道还可以。小曼、莉娜，我们还是改喝红的吧。”

“莹莹，今天宰你没商量。但我喝醉了你得送我回家。”莉娜有了醉意。

“送你回去没问题，大不了我让司机多跑一段路。你和小曼住得近，先送你们，我最后回去就成。我嫂子在店里给我看店，我也不用太着急。再晚一点就打电话让她关门，也让她休息休息。”

“说得是，你不能太剥削人家，也不能你一个人贪玩，让别人给你当劳

工吧，劳工这一辈子也就只能有一个。你啊，一定把你的劳工看紧，别看丢了。”莉娜一边喝一边就要上台和那几个演艺人员一块儿唱歌表演，被酒吧工作人员强制劝回来。

“小曼，莉娜喝多了，我们回去吧。”莹莹有点害怕，看着莉娜一边唱一边绕回来坐在身边。

“急什么，我还没玩够呢。”莉娜拎着酒瓶，在桌边慢晃了起来。边晃边唱：“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

“莉娜，我们走吧，别让莹莹回去太晚了，人家嫂子还给看着店呢。”小曼看莉娜真的喝多了，也有些着急。

“急什么！我还没玩够。我有个新闻还没跟你们说。”莉娜还在那手舞足蹈的，恨自己不能上台同唱。

“不用说了，明天再说，咱们还是先回去吧。”汪莹莹有点着急。

“明天哪行？明天就不是新闻了，明天就成旧闻了。还是新鲜的好，这可是新鲜出炉的。你们得给我报料费才行。听好了啊：今天上午，我看到陈秋冰回来了。你说他回就回吧，还领个小媳妇。领就领吧，还手拉着手，还都穿着颜色相同的衣服。搞什么情侣衫啊，都这么大岁数了，恶心！”

莉娜把酒瓶狠狠地往桌子上一蹶：“好了，我说完了。从此新闻成旧闻。旧人我要变新人，走新路。”把小曼和莹莹以及周边的人都吓了一跳。那瓶里的啤酒从瓶口冲了出来。瓶底碎掉了，扎痛了莉娜的手。

她却没有感觉到。

3

小曼没有醉，却有些眩晕，她头脑清晰，接听杨一士的电话仍让她很兴奋。此时，明明已经熟睡。明明的姥姥在听到小曼回来以后，爬起来上了趟

卫生间，嘴里嘀咕女儿晚归，说这么大了还不省心。

“都多大了，一天跟孩子一样东跑西颠的，就知道玩。”

“妈，我哪里天天出去玩了？不就这几天和莹莹她们在一起吗。我有我的社交圈子，您也该有您自己的圈子，您有了自己的圈子、自己的生活，也就不会老盯着我了。我也不能成天待在家里跟个傻子似的吧。”

“照你的意思，我成傻子了！”

“我可没说，反正我不能成天待在家里。淘宝店现在生意又不好，我也不能天天写字吧，写得都成傻子了。人活着要学会放松才行。整天绷紧了弦，哪天说不定就断了。等断了，你想接都接不上。”

“晚上闻菁菁打电话过来。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她声音。你说你不去，不就接着她电话了。”

“她的电话接不接怎么了？她又不是不会再打过来。她有事想打她再打啊，我又不是没有手机。少接她一次电话都不行？还非得在家等着她电话打过来啊。她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再说，她能有什么急事，您又不是不知道，隔个三两天就打个骚扰电话。她在单位打电话又不花钱。就您事多，少接个电话都不成。”

“你说说你，我就一句话，说闻菁菁打电话过来，你看你有几句话对付我。”

“我也是跟您学的。您要是不管我的事，我也没有这么多话。”

“好，你的事我不管，爱跟谁玩和谁玩去。三十好几的人了，整天跟个孩子一样，也不想想自己的孩子都多大了，你还以为你小孩呢。”

“您不是说我在您面前永远是孩子吗？”

“得得，我睡觉了，你也早点睡。一股酒气，喝酒了？一个女人家家的，喝什么酒，整得跟酒鬼似的，看到时候谁还敢娶你。”

“她们都喝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喝，莉娜还喝多了，她喝了好几瓶，我才喝几口。”

“莉娜也真是，都快四十的人了，也不赶紧再把自己嫁出去。她是不是还在等陈秋冰？”

“她刚才说陈秋冰把媳妇都带回来了，还穿了情侣衫招摇过市。我看她挺受刺激。得了，快睡去吧，别人家的事我们就不要操心了。”

汝小曼心里就有了一点烦，嫌老太太管得太多。还好，睡前接听了杨一士的电话以后，她情绪稍稍好转了些。如今自己老妈没有老伴，差不多是独自过着暮年的生活，尽管是和小曼以及明明生活在一起，可却没有自己的圈子。在小曼眼里，尽管老妈的身边有女儿和外孙，可纵使有更多的孙子孙女，老年人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不然，太孤独了。没有自己的生活，就会窥看女儿更多一点，就想着插手女儿的事情。

多数时候，老太太懒得下楼，她嫌楼层太高。她平时不怎么和其他老年人交流，她喜欢自己一个人遛弯，或者一个人弄点土到花盆里种点花草。小曼就会说她，说她不和同年龄的人沟通，没事猫在家里老掺和女儿的事情，这太不应该了。

她觉得自己早已成年，而且都当妈了，还有必要凡事都听自己老妈的吗？没必要，她想。所以，她发现她最近几年特别爱顶嘴。尤其自洪大周走了以后，她顶嘴顶得更厉害。有时候她也想，是不是有自己把自己当妈妈家小女孩的嫌疑，甚或提早更年期了。

“你啊，我能理解，单身女人有几个好脾气的？”闻菁菁也只能在电话里理解她一次。就算理解万万岁，这理解一次半次的，于小曼来说也不能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她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老妈多出去和别人交流，别一天老盯着她这点事。

话说回来，一次晚归又怎么了？她又不是天天出去。她出去玩，每次都是白天，也就这一次晚归。她觉得单身女人有约会很正常，何况，她是和另两个女人约会，又不是出去胡混乱混。一个单身女人身边如果没有个异性朋友，再没有同性朋友，别说她沈小曼了，谁都得疯掉。

此时，杨一士的电话如雨露一样滋润着她。刚刚洗过澡，她把自己轻轻放倒在床上。她喜欢在睡前接听杨一士的电话，这个时候，她感受着电话那边那个男人，就仿佛他正在自己的身边一样。那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轻轻地敲在她的心上，柔柔的、软软的，如同优美和弦，让她醉倒。本来先前喝了

点啤酒外加红酒就已经有点晕眩了，现在更多了另一种醉的感觉。

杨一士会在电话里说想她，然后每次撂电话前都要发出声音吻她一下，她每次都笑出声来。杨一士就说，不许笑，笑得他紧张。她就说他，你紧张你还敢亲人家，你既然亲了人家，其实你一点都不紧张。说，你是不是经常这样亲别人。

对方一听，就直喊冤枉。说他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这样亲女人了。

小曼就较真，说到底到底是两年还是三年？你这时间概念太模糊，你一定在这两三年当中不知道亲过多少人了。杨一士就说她是坏丫头。然后她就笑。她觉得她一接到他的电话，无论说什么，她都觉得特别开心。就算有的时候，她因为偶尔打电话过去他有事没办法接，待他电话过来解释完，直到把小曼逗乐了，他才开玩笑说刚才以为打到炸药库去了。

她听了就开始笑，她感觉自己像个小孩，有点没心没肺的样子。

其实，她觉得自己太孤独了，能有个人偶尔打电话跟她说话，无论说什么，她都觉得很开心。

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滴滴答答敲在车库上面的塑料雨搭上，睡不着，汝小曼发现自己有个毛病，早睡倒能睡踏实，越晚睡越睡不着。索性睁大了双眼，却不知看向哪里。夜深了，飘着雨的夜里，看不到一丝霓虹。

整个世界都沉睡了，只有小曼独醒。

“豆腐（读肺音）儿。”明明忽然说起了梦话。汝小曼却差点跳起来跑到明明房间去。

宋庄市场拐角处，每天都有一个男人在那卖五香干豆腐，他喊出来的豆腐不是豆腐，是豆腐（肺）儿，还拖着很长的儿话音，明明就学了来。以前明明很调皮，每天晚上一个人睡觉，钻进被窝不关灯，每次都盼着汝小曼或者洪大周过去关灯。

他不直接喊爸妈给关灯，一声豆腐（肺）儿，这边早乐颠颠地跑过去看个究竟了。明明则躲在被窝里嬉皮笑脸地看着爸或者妈。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这“豆腐（肺）儿了”就成了明明喊他们关灯的暗号。

想到这儿，小曼一阵苦笑，明明已经很久不这么喊了。洪大周刚走的时候

候，他还调皮地喊过，日子一久，明明少了很多小孩子的调皮，更多了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就这一点，让汝小曼格外自责。如果不离婚，儿子怎么也是生活在父母的身边，和别的孩子一样有着相同的幸福，也会和别的孩子一样，经常撒撒娇。

一声猫的叫春声从窗口划过，汝小曼禁不住心里一阵感叹，这下雨天，也挡不住小猫的谈情说爱啊。

看来，猫也怕孤独。哪怕顶了小雨也要过足爱的瘾。

汝小曼占领了整个大床，她想即使再有一个人，也难以容得下去。想想以前，她也是睡在这张床上，怎么和洪大周挤下的呢？那个时候，一点也不觉得拥挤，倒觉得两个人的两侧都有很富余的一大块儿地方。

如今，洪大周再婚以后，尽管小丫头回了老家，可听说最近被洪大周接了回来。小丫头两年之内不能怀孕，洪大周就有要回明明监护权的打算。

汝小曼一直没理他。燕郊的房子太小，尽管离明明上学的地方近，可是她还是把家又搬回了宋庄。想想自己真是折腾，害得明明没办法还要去挤930公交车。汝小曼安慰明明，她说她把手里的长篇小说写完，马上去学个本，买车接送明明。

明明说你有钱买车吗？汝小曼说我们把红庙的房子卖了吧。自从洪大周从红庙搬走，汝小曼把那房子租出去以后，就再也没进过那个房间，每次讨房租都是在楼下和租房者碰面，或者人家给打到账上。

她不想踏进那个房子半步，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卖了好，卖了清静。”她这样告诉自己。只可惜，金融危机了，那房子如今比头一年要少卖好几万。

想想还是那样放着吧，无论如何还能生些房租出来。

第二章●药店里的尴尬事

1

妈妈过生日，家里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全都拖家带口地回去了。电话里，大姐就催过她，让她没事早点回去。

老妈家住一层，两室一厅的房子，厅不是很大，莉娜想也能想得出来，现在家里一定又支上了两台麻将桌。

别看老妈过生日，她依然扎了围裙屋里屋外地忙，大姐夫也一定下厨帮忙。想到这里，有人喊她网有些卡，她赶紧跑过去。忙完再坐下就又会想象到另一个场景。

此时，父辈坐一桌，自己的姐姐哥哥们又支了一桌。如果是暑假，孩子们会在老妈卧室里玩扑克。现在有两个在外面读大学的孩子，其中就有莉娜的女儿陈陈。

所有的人都拖家带口，只有莉娜孤家寡人一个。正月初二那天，女儿陈陈会拖着小箱子从学校赶回来。其实，学校早放假了，她只是想去父亲的城市看看父亲。陈陈在父亲那里也只小住了几天，就跑回来见自己的妈了。

听说父亲又找了女人，莉娜想象不到陈陈会是什么想法。看样子她是接